

石川禎浩著，袁廣泉譯，《「紅星」是怎樣升起的——  
毛澤東早期形象研究》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0。292頁。

陳耀煌<sup>\*</sup>

石川禎浩教授是當代日本著名的中國共產革命史與毛澤東研究專家，他所撰寫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史》（東京：岩波書店，2001）等書，早已成為相關領域研究學者必讀的參考著作。《「紅星」是怎樣升起的——毛澤東早期形象研究》一書，是石川教授《赤い星は如何にして昇ったか：知られざる毛沢東の初期イメージ》（京都：臨川書店，2016）的中文版。根據作者所言，中文版不是完全根據日文版翻譯而成，中文版的內容比日文版增加了約20%，而且還多加了一些注釋，因此本文稱為中文版而不是中譯版。

如同石川禎浩教授在本書的中文版後記中所言，「毛澤東研究是高難度領域」。除了石川教授所列舉的資料局限等因素外，眾所周知，無論是學術界或坊間關於毛澤東的研究或著作，可謂汗牛充棟，如何能夠在這浩如煙海的「毛澤東研究」中脫穎而出，不能不使想要投入毛澤東研究的學者感到卻步。筆者在翻閱石川教授的大作前，心裡也不免擔心，石川教授能夠做出什麼新的東西嗎？出乎意料，石川教授的著作並不像過去大多數的毛澤東研究般只是探討毛澤東個人的歷史，毋寧是想從中國、日本以及蘇聯等地的報章雜誌等出版物以及政府官方的刊物或內部報告，還有斯諾（Edgar Parks Snow）的《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一書中，爬梳出早期中外對毛澤東形象的認

---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識及轉變。這類的毛澤東研究雖然不是沒有，但仍不多見，而且石川教授也能夠提出獨到的見解。所以本書在獨創性方面，是無庸置疑的。

在論述方面，全書的文字簡潔，行文流暢。筆者認為這主要是因為作者將本書定位為一本「一般性讀物」，所以全書甚少一般學術性著作裡繁雜的注釋，也沒有太多艱澀難解的冗長贅述；作者與譯者也能夠用淺顯易懂的文字清楚表達所欲傳達的意思，大大增加了本書的可讀性。即使不是研究中共革命史的一般讀者，也能夠很容易地掌握本書的主旨，這是本書在論述方面的優點。

事實上，本書的封面已經透露了，作者（或出版社）並不打算把這本書當成一本嚴肅的學術性專書。如封底刊登的一張被註明是毛澤東但事實上並不是他本人的「胖子毛澤東」照片，作者請求讀者「發現線索者，請即舉報」，類似的封面設計在一般的學術性專書中並不多見。如果卸下外層封面，內層精裝部分則是由那張「胖子毛澤東」照片獨佔了整個封面，而且還搭配紅框、白底、黑白照片，這樣的封面設計，也著實令筆者感到驚奇！還有外層封面下方有許多的詞語，其中「麻將入門」四個字尤其引起筆者興趣。筆者本來以為作者是要說毛澤東也喜好麻將，但讀完後發現全書只有一處出現「麻將入門」一詞，即頁 114 提到日本的中共研究專家波多野乾一曾出版麻將入門及講解著作，對麻將在日本的普及發揮過重要作用，所以封面的「麻將入門」四個字和毛澤東並沒有直接關係。當然，封面設計純粹是個人的喜好，讀者也不便置喙。不過，相較之下，日文版的封面設計就顯得樸實許多。

儘管如此，從本書所引用的材料可見，本書絕不僅是一本「一般性讀物」。全書共使用了中文、日文、英文與俄文共四種語言的歷史材料，這對於一般的中共革命史研究來說，已是難能可貴，更遑論作者使用的材料，不全是坊間市面上可以購得的二手研究，許多還是當時的報章雜誌乃至官方內部的報告、文件，以及檔案館裡的檔案史料。由此即可看出作者對中共歷史相關材料的熟稔，以及在此領域的用力之勤。無論如何，筆者並不認為本書只是一本「一般性讀物」。

因為筆者一直把石川教授當成一位值得敬重的中共革命史專家，所以也是帶著拜讀一本專業的學術性專著的心態來閱讀此書。石川教授在本書中針對各種毛澤東中外傳記的分析比較，以及作者細心查考而得出那張「胖子毛澤東」照片是來自日本的中共研究專家波多野乾一之手等等，更不用說作者走訪世界各地，苦心蒐集而來的各種難得一見的珍貴材料，再再使得筆者對石川教授在中共革命史研究上的功力及用心，由衷地感到佩服。而且石川教授僅僅根據共產國際所出版與毛澤東相關的宣傳刊物的分析，即再次證實了過去被視為毛澤東對手的王明等「國際派」領導，實際上在 1934 年時在共產國際的影響下，早已成為毛澤東的支持者。如此精闢的分析，應該也不是「一般性讀物」裡常見的。因此，如果有讀者因為被封底的「胖子毛澤東」照片與尋人啓事，或是麻將入門等詞語吸引，以至輕視或低估了本書在學術上的價值，那也真是令人為本書叫屈了！

撇開本書的定位與封面設計不論，就本書的內容方面，全書除了序章與結語，以及中文版後記外，共分為七章。在序章中，作者從封面的「胖子毛澤東」照片切入，談到本書的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並且簡單地交代了毛澤東研究，特別是與毛澤東形象相關的研究概況。

在第一章中，作者主要是分析孫席珍於 1932 年發表的〈共黨主席——毛澤東〉一文、1930 年代初國內外名人錄中關於毛澤東的記載，和共產國際檔案中收錄的毛澤東履歷表等報導與紀錄。根據作者的分析，當時外界掌握的毛澤東訊息並不多，以至當時的毛澤東正如本章標題所示，是一位「不為人知的革命家」。

第二章分析了刊載於美國、蘇聯等地的報章雜誌等出版物上的毛澤東肖像，作者還發現了共產國際發布的一份「毛澤東病逝」訃告，再次印證了當時外界掌握的毛澤東信息確實不多。最後，本章介紹與分析了發表於 1934 年、由蘇聯的中國問題專家愛倫堡（I. G. Ehrenburg）所寫的〈毛澤東——略傳〉。在本書最後，作者還附上該文的全文中文翻譯，方便讀者閱讀。

在第三章中，作者主要分析了 1934 年莫斯科出版的兩份刊物《只有蘇維埃能夠救中國》與《經濟建設與查田運動》，以及分別於 1935 和 1936 年刊登與創作的哈馬丹〈毛澤東——中國勞動人民的領袖〉和中國共產黨員高自立的《毛澤東傳略》，並進一步與前一章提到的愛倫堡的毛澤東傳進行分析比較。

在第四章中，作者試圖查考封面「胖子毛澤東」相片的來源。石川教授根據其對日文資料的熟稔，推論出「胖子毛澤東」的相片可能是來自日本的中共研究專家波多野乾一之手。不過，究竟這張照片所指何人，作者也只能推測，無法給予肯定的答覆。

前四章談的大多是對毛澤東形象的分析，在第五章以後，作者轉為以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一書為主要探討對象。第五章是探討斯諾於 1936 年前往陝北中共支配地區訪問的經過。第六章則是分析斯諾的採訪報導，以及《紅星照耀中國》中英文版出版的情形與在西方和中國引起的回響。第七章則是介紹斯諾的書在蘇聯、日本遭受到的待遇。

以上是本書正文的大致內容，下面則是筆者想與石川教授商榷的幾點讀後感想。首先，本書所謂毛澤東「早期」形象，似乎不是那麼「早期」。細數作者在本書裡著重分析的幾份「早期」毛澤東傳記或肖像，如刊載於 1932 年 7 月 15 日上海《文化日報》的孫席珍〈共黨主席——毛澤東〉一文，以及分別於 1934、1935、1936 發表與創作的愛倫堡、哈馬丹以及高自立的毛澤東傳記，再就是佔據本書最多篇幅、於 1936 年後陸續出版的斯諾的採訪報導和書。讀者不難發現，本書所引用、分析的毛澤東傳記、報導或肖像等作品，以 1934 年以後出版或創作者居多。可是這時候的毛澤東已經四十來歲，投入中國共產革命運動也已經十多年了，他在中共黨內也即將或已經位居頂峰，而且還是共產國際力捧的中國革命領袖。所以本書以「早期」毛澤東的形象為題，是否合適，筆者認為仍有待商榷；若可更易為毛澤東的「早期形象」塑造，似更理想。

既然當時毛澤東已經成為共產國際力捧的一位重要的中國革命領袖，這些傳記、肖像等作品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時人對毛澤東的印象，筆者也持懷疑的

態度，更不用說這些傳記、肖像等作品的數量非常稀少了。對此，本書作者認為這是由於國民政府時期，有關中共的訊息、報導受到嚴格管制，國內不許流傳特殊訊息，在國外也同樣難以獲取，所以介紹毛澤東的傳記、肖像等作品的數量才會如此稀少，人們對早期毛澤東也很難產生清晰的印象。但是，筆者對此仍感到有些不解，為什麼作者只是根據傳記、肖像等作品分析早期毛澤東形象呢？作者不是也提到報導嗎？難道當時關於毛澤東的新聞報導也像傳記、肖像等作品般稀少嗎？

幸運的是，現在有許多民國時期的新聞報紙已經全文上網，提供讀者檢索的方便。筆者嘗試以「毛澤東」、「朱毛」兩組關鍵字輸入檢索《大公報，1902-1949》系統，結果分別得出 3,368、1,035 篇的報導，其中 1933 年（包括）以前的報導分別有 190、628 篇；筆者再以同樣的關鍵字檢索《申報，1872-1949》系統，並剔除 1927 年以前無關的報導後，則分別可以得到 1,111、1,518 篇報導，其中 1933 年以前的報導分別有 327、1,284 篇。由此看來，當時並不是沒有關於毛澤東的報導，甚至還不少。雖然這些報導不如本書引用的毛澤東傳記般詳細，但是其中也或多或少提供了毛澤東過去與當下的資訊。如 1928 年 1 月 21 日《大公報》第 3 版的一份報導〈共產黨蔓延贛境〉就提到：「毛（澤東）為國民黨前中央執行委員，原係共產黨，自經國民黨開除黨籍後，即潛至湖南聚合黨徒，希圖暴動，湘省政府乃派兵進剿，並懸賞五千元捉拿毛澤東，毛見勢不佳，知難立足，乃率領黨徒侵入贛西，佔據永新永寧茶陵數縣間之井岡山（一名剪刀山），而永寧土匪王佐袁文才遂向毛澤東投降，受其指揮，故聲勢頗大。」報導用簡單的幾句話就交代了毛澤東過去的身分、國共分裂後他的活動，以及早期井岡山根據地創建的概況。新聞報導的內容固然不如傳記般詳細，但是究竟是這類隻字片語的每日新聞報導，還是較詳盡的毛澤東傳記，更多地形塑與傳達了時人對毛澤東的印象呢？這是頗值得玩味的問題。

另外，本書的前半段，作者主要是針對幾種毛澤東傳記與肖像等作品進行比較分析，得出時人對毛澤東的不同印象。後半段則完全是探討斯諾《紅星照

耀中國》一書的由來，以及各個版本出版的來龍去脈，還有該書在西方、中國、日本、蘇聯等地所遭受到的不同命運，而不是像前半段般，對斯諾所寫的毛澤東傳記進行分析。根據本書的結語，作者似乎一開始是欲探究斯諾《紅星照耀中國》一書的採訪、撰寫與出版的歷史，後來「越來越想知道，在《紅星》出版前，毛澤東在人們心目中是怎樣的形象」（頁 232），因此才發現了本書前半部提到的那些肖像、照片等資料。由此看來，本書後半段才是作者撰寫本書的原初目的，前半段反而成了後半段的序章。既然如此，本書以毛澤東早期形象研究為題，似乎就沒辦法涵蓋整本書的內容了。

最後，筆者想就一段文字上語意不清之處請教作者。頁 205 最後一段提到，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一書裡記述，毛澤東說自己的父親原是「貧農」，後來成為「中農」，再後來成為「富農」。斯諾的書在中國有幾種譯本，其中吳亮平（黎平）翻譯的版本對於毛澤東家庭的成分特別加了「注釋」說明，「即自己（吳亮平）譯作“rich peasant”傳達給了斯諾，又把此處寫作中文『富農』給毛澤東看，毛並未修改；解放後毛家的成分定為『中農』，但與斯諾的此類記述並不矛盾，等等。」這段文字的語意並不甚清楚，到底吳亮平的版本是譯為中農還是富農，筆者無法從這段文字以及前後段的描述看出來。筆者嘗試對照日本版，卻發現中文版頁 204 以來關於吳亮平譯本的介紹是中文版新加入的段落。筆者只好另外再去找吳亮平的譯本來看，遺憾的是，筆者只能找到吳亮平譯本的臺灣版——即斯諾整理，吳黎平翻譯，《毛澤東自述》（臺北：地球出版社，1994），沒能看到作者在這裡引用的 1979 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一九三六年同斯諾的談話》版本。

不過臺灣的版本也保留了吳亮平關於毛澤東家庭成分的「注釋」。對照吳亮平的注釋，筆者以為作者或譯者也許沒有把吳亮平的意思引述完整。吳亮平是斯諾採訪毛澤東時的口譯。吳亮平說，他清楚記得毛澤東說他的父親是富農成分；吳亮平將毛澤東說的富農譯為“rich peasant”，「談了之後，斯諾照此寫成文字」，這就是石川教授所說「即自己（吳亮平）譯作“rich peasant”傳

達給了斯諾」一句話的意思。可是，石川教授接下來說「又把此處寫作中文『富農』給毛澤東看，毛並未修改」，這句話語意不清，而且會讓讀者以為是吳亮平「寫作中文『富農』給毛澤東看」。可是吳亮平為什麼又要「寫作中文『富農』給毛澤東看」呢？不是毛澤東自己說他父親是富農成分嗎？原來吳亮平的注釋是說，斯諾寫成文字後，「黃華同志譯成中文給毛澤東審查時，他也未改動」，所以吳亮平說的是黃華後來把斯諾的採訪紀錄翻成中文後給毛澤東審查（根據本書頁 204 的說法，斯諾的採訪先由吳亮平口譯為英語，斯諾將其紀錄和整理後，再經吳亮平或黃華譯成中文，交毛澤東確認，若有不妥，毛會稍作修改，而後再經黃照譯後退還斯諾），並不是吳亮平「寫作中文『富農』給毛澤東看」。

而石川教授接下來又說「解放後毛家的成分定為『中農』，但與斯諾的此類記述並不矛盾」，這句話也著實令讀者猶若丈二金剛，無法理解。查看吳亮平的注釋，原來吳亮平是說在中共建國後，「韶山的同志把毛澤東同志家裡的成分定為中農」。可是韶山同志的說法為何會與斯諾記述毛澤東的父親是富農成分沒有矛盾呢？在這裡，石川教授漏引了一小段。原來吳亮平所謂的沒有矛盾是說，毛澤東說他的父親是富農成分，可是在經過四、五十年以後，「毛澤東同志家庭的經濟情況變了」，所以韶山同志才將毛澤東的家庭成分定為中農。一個是指毛澤東父親在世時毛澤東的家庭成分，一個是指四、五十年後的毛澤東家庭成分，所以才沒有矛盾，這是吳亮平的意思，但是本書沒有完整引述，以至筆者不大能理解這段話的意思。最後，吳亮平的譯本是把毛澤東的家庭譯為「具有『富』農的地位」，只不過在富一字加了雙引號，並加了如上的注釋說明。這也是本書沒有交代清楚的部分。

以上是筆者個人讀後的淺見，只能說是吹毛求疵，還望他日當面向石川教授請教。就整體看來，本書無論是對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還是一般社會大眾來說，都是一本值得一讀的著作，筆者衷心推薦。